

纸片上的回声

□周晓绒 文/摄

“叮—咚”两声，微信提示音响起。正好得闲，我下意识拿起手机，是久未联系的好友发来的照片。摘掉眼镜凑近细看，竟是一张1992年12月20日我寄出的圣诞明信片。

纸上是我当年的笔迹：几句轻快的问候，提起那个被我们开玩笑称作“My big friend”的男子，问那个男子能不能“pass”，还有一句热切的问询——问他们是否打算一同去闯外面的世界。我全然忘记曾寄出过这张卡片，望着熟悉的字迹，遥远的回忆骤然涌上心头。

好友如今身在杭州，整理旧物时，翻出了早年我写给她的一封信与这张明信片，就拍照发给了我。三十多年来，她一路迁徙，离开故乡，奔赴深圳，而后定居杭州。数次搬家辗转，许许多多旧物都在漂泊里失散，唯独这一张薄卡，侥幸留存。望着照片上微微泛黄的纸边，属于明信片的那个年代，一下子漫过心底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它是少年人最寻常的惦念。

明信片本是舶来品，古时并无此物。文人交往多用拜帖，往往派人亲送上门，不靠邮差传往远方。我读高中时，明信片真是风光无限，亲朋好友互送心意，明信片就是载体。学校外面，有一条老街，一到集日，赶集的人很多。小商小贩闻讯前来，热闹非凡。我们三五成群，趁着午休去逛街。好吃好玩的很多，可惜囊中羞涩，大多是过过眼瘾就走，不会多作停留。可是面对摊在油布上花花绿绿的明信片，大家就走不动道了，一个个蹲下来，争先恐后去挑拣。明信片风格各异，上面还印有或诗意或哲理的文字。零花钱有限，想买的又多，总会精心挑选。没花多少钱，花的心思倒不少。每挑一张，都有对应要送的人，按照对方的喜好来选，最后也会给自己留一张。母亲生日，我也曾送上一张明信片，表达我的一番心意。母亲挺意外，开心地接过去，捧在手里，久久凝望着，最后藏到书橱里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1988至1990年在金华读书的时候，明信片流行到了

巅峰。一到大的节日，明信片就满天飞，南来北往一路奔波。我们学校有两张乒乓球桌上都放着书信和明信片，下课时分，大家飞奔到桌前，在茫茫信海里找寻，像淘宝寻宝一样。找到了就像中彩票，能乐呵一阵。人缘好，交往多的，往往能在节日收到不少明信片，手上攥着厚厚一沓，在羡慕的人群中骄傲地离去。收得多，基本上寄得也多，都是礼尚往来。为了能在明信片上写出彩的句子，还会去图书馆看书，摘抄一些金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明信片大多是60、70后玩的，90后很少用这种古典的方式表达情意。可我记得女儿曾经收到过侄女寄给她的明信片，翻到两张，一张是2017年寄来的，一张是侄女在广州旅游时寄来的，上面印着石室圣心大教堂，角落里写着：

青青的灰，苍苍的白。

暮色里，总有各种人抬起头看它。它的锋利的尖顶啊，穿透了尘世。

侄女写了一句：种下的果实都会开花！在通讯发达的年代，人人都习惯用指尖传递问候，侄女却执着于明信片这一种缓慢的仪式。卡片之上字迹遒劲，一笔一画，皆是静下心来来的郑重。这股真挚的心意，也难怪会被女儿悉心珍藏。

女儿工作后，也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，一只白色的肥猫，安静地蜷缩着睡觉，是夹在一堆化妆品中的。她教我用水喷衣服，说香气能久留。粉饼、防晒霜、护发喷雾等的用法，一一细说，可见她的用心。

大约十年前，有位文友，总爱在节假日寄明信片，固守一份古典情怀。每年她会手写三十余张卡片，遥寄四方同好。听说卡片已寄出，我一天要去门卫处打听好几回，生怕那一张薄薄的卡片，在邮路上不知所终。收到她的卡片，我总要端详许久，感念这份沉甸甸的情意。

那些即时的消息早如云烟散去，唯独这份纸上的牵挂依旧留痕。

有些惦念本就不必迅疾抵达，凝成纸片上的一声回响，在岁月里缓缓回荡。



丹桂飘香



每逢金秋桂花香

□陆未 文/摄

每逢金秋，一缕熟悉的甜香便悄然漫过街巷。那香气浓而不烈，清而不淡，是桂花独有的气息。年年秋日，它如约而至，像故人捎来的一声问候，朴素又真切。

走在甬城的秋日路上，常常是未见繁花，先闻桂香。那香气似有若无，不经意间钻入鼻息，待你凝神去寻，它又倏忽消散。循着暗香抬眼望去，墨绿枝叶之间，早已缀满点点繁花。桂花如米粒般细小，有金黄，也有银白，一簇簇、一团团，密密匝匝地藏于绿叶深处。

细看那小花，玲珑精致。四枚花瓣舒展成十字模样，中间托着纤细的花蕊。它们很少独自盛放，总是成群簇拥在一起，一同把芬芳散播在秋风里。倘若没有这一缕暗香引路，这般细碎的花朵，很容易被路人忽略。桂花的可贵，便在于不张扬，不刻意争艳，只把香气默默散在风里。

孩童最是贪恋这桂香。他们踮起脚尖凑近花枝，凑上去轻嗅，偶尔被浓郁的香气逗得打个喷嚏，惹得一旁大人莞尔。花开时节，不少邻里会铺开竹席，仰头承接随风飘落的桂花，小心翼翼拾起，预备做成糖桂花。于是，桂花的香气，不只飘荡在秋风之中，更融进了寻常人家的烟火饮食里。

做桂花糕，工序不算繁复，却最考验耐心。黏米粉、糯米粉混上糖粉与清水，搅拌至手握成团、轻捏即散，再用筛子滤细。方模之中，先铺一层米粉刮平，撒上拌了白糖的

碎桂花，再覆上余下米粉，用木铲压平，点缀干桂花，切块入屉蒸熟。出锅淋一勺桂花蜜，再撒几朵新鲜桂花，软糯香甜，就是秋天实实在在的味道。

风起时，满树桂花簌簌飘落，落下一场桂花雨。孩子们爱轻轻摇动树干，任凭花瓣落满肩头发间。经秋雨洗过的桂花，香气会变得更加清冽。路灯底下，细碎的花朵缀在枝头，地上落英层层，铺出一片金黄。只是桂花花期不长，中秋前后盛放，到了深秋，香气便慢慢淡去。落花归于泥土，滋养一方水土，静待来年再度绽放，生命的轮回，就藏在这花开花落之间。

岁月流转，我早已不是当年追着花香跑的孩童。如今推着小车，带着女儿走过街边一排排桂树，我会抬头望一望，摘下一小枝轻嗅，把花香递到孩子鼻尖，告诉她这就是桂花。我们慢慢往前走，晚风拂过，熟悉的香气再次飘来，心底泛起一阵怅然。

抬眸望去，暮色里，墙角那一株桂树，正静静吐着芬芳。这一刻我才体会到，秋天是有气味的。它藏在桂花香里，等到时节到来，便漫溢开来，牵动心底旧日的回忆。花香依旧，人事变迁。只愿每一年清秋，我们都能放慢脚步，在这熟悉的花香里，回望过往，安放自己的心境。

又是一年桂花香。花香穿过岁月，留存着普通人一代又一代的秋日记忆。时序更迭，风物依旧，桂花总会按时赴约，岁岁在甬城人间绽放。



文中翻找出来的老明信片。